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十三

僖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無傳三月而葬速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地曰入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

疏注傳言至

兵故　正義曰此年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則是楚子親自來也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公爲楚子在宋而往會之明與楚子共盟也明年傳晉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其下始云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由此而言楚子初來圍宋必親至宋圍使子玉主兵明年見晉之盛身始去之獨留子玉於宋耳杜以諸侯之貶不至稱人今言楚人不得爲楚子之身也子玉楚之正卿宜書其名今書曰楚人非子玉也故以耻不得志以微者告也若然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杜云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微者告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杜云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略稱人則以彼二解義亦得通此傳有子玉在宋之文故據子玉解之所以引通其義也初圍宋在此年冬楚子入居于申乃是明年三月圍至明年不克始是不得志耳非是初圍之時爲不得志也杜意當以此爲明年始告告以今冬圍耳下句即有公會諸侯于宋楚未來告而公得往會之者公傳聞即往非待告也其書圍宋之事

必待尊使來告傳聞行言不得書也然若成十三年公會諸侯伐秦傳稱戰于麻隧秦師敗績而經無戰敗之事杜云時公在師復不須告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即如彼言公見其事不復須告此時公會諸侯于宋即是親見宋圍何以不即書之而云待楚告者案檢上下襄十一年公會晉侯云云伐鄭傳稱鄭人行成下言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杜云二盟不書不告二十五年公會晉侯云云于夷儀傳稱伐齊齊人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杜云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書二十六年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晉人執甯喜以歸杜云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此三事者公雖在會不告不書所言不須告者皆謂公親行其事麻隧公親在戰故云不復須告此時公往與盟不與圍宋故圍宋之事必待告乃書既以微者來告猶序諸侯之上者春秋之例會同以國大小爲序征伐則以主兵在前此序諸侯之上由楚主兵故也

十有二月甲戌

公會諸侯盟于宋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疏注諸侯至宋地　正義曰陳蔡鄭許皆是楚之屬國楚子帥而與之圍宋往年公使公子遂如楚乞師始與之通和好魯非楚之屬國圍宋之事公不與謀直聞其在宋往會之耳非是楚來召公公自往會之非後期也言此者文七年扈之盟為公後期不序其國而揔曰諸侯此亦揔曰諸侯有後期之嫌故明之非為後期而揔稱諸侯即上圍宋之諸侯也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常例也圍稱楚人以微者告魯此與諸侯盟會必是楚子親之不復別言楚子者上已歷序諸侯遂令楚子當楚人之處即從揔文故不復曲序之也凡盟會以國為地者必國主與其盟會此時宋方見圍無嫌與盟故直以宋地也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

子杞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不全異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公卑杞杞不共也杞用夷禮故貶之夏

齊孝公卒有齊怨前年齊再伐魯不廢喪紀禮也弔贈之數不有廢

疏不廢喪紀　正義曰周禮小司徒掌喪紀之禁令甸人掌喪紀之麻蓋樂記曰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言喪紀者多矣喪紀者喪事之總名諸侯相於唯有弔贈故注云弔贈之數不有廢也秋

入杞責無禮也責不共也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時不爲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

蔿子玉爲令尹故蔿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賀子玉堪其事蔿賈尚幼後至不賀蔿賈伯嬴孫叔敖之父幼少也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

疏貫三人耳正義曰耳

助句也　國老皆賀　正義曰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然則國老者國之卿大夫士之致仕者也　子之至國也　正義曰二十三年子玉伐陳城頓而還子文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子文舉子玉矜功爲亂故授令尹與以靖國家此舉其前言以非之　過三至入矣　正義曰若使爲帥過三百乘其必不能入前敵矣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公孫固宋莊公孫　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　疏　注先軫至之施　正義曰劉炫云下蒐于被廬先軫始佐下軍此時未爲下軍之佐以規杜氏知不然者以六卿救宋即蒐被廬先軫此語與蒐相近不知未蒐之前先軫身作何官故以蒐後下軍之

佐明之然先軫後年亦爲中軍帥不云中軍帥者相去既遠又隔下軍之佐故杜不言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偪齊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廬晉地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

疏謀元帥正義曰元長也謂將帥之長軍行則重者居中故晉以中軍爲尊而上軍次之其二軍則上軍爲尊故閔元年晉侯作二

軍公將上軍 說禮至本也 正義曰說謂愛樂之歆謂好重之詩之大旨勸善懲惡書之爲訓尊賢伐罪奉上以道禁民爲非之謂義詩書義之府藏也禮者謙卑恭謹行歸於敬樂者欣喜歡娛事合於愛揆度於內舉措得中之謂德禮樂者德之法則也心說禮樂志重詩書遵禮樂以布德習詩書以行義有德有義利民之本也晉語云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好先王之法者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敦篤不忘百姓請使郤縠公從之

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

君其試之

疏 夏書至試之 正義曰夏書言用臣之法賦取也取人納用以其言察其言觀其志也分明試用以其功考其功觀其能也而賜之車服以報其庸庸亦功也知其有功乃賜之古人之

法如此君其試用之　注尚書至功也　正義曰此古文虞書益稷之篇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至胤征凡二十篇揔名曰虞夏書以與禹對言故傳通謂大禹謨以下皆爲夏書也古本作敷納以言明庶以功敷作賦庶作試師受不同古字改易耳賦稅者取受之義故爲取也庸功釋詁文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文雖略同此引夏書非舜典也　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　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　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荀林父中行桓子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

之二十四年入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疏注狐毛偃之兄 正義曰晉語偃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 注無義則苟生 正義曰未知君臣之義不作長久之圖苟且為生以過朝夕是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疏入務至生矣 正義曰利民之事非止一塗晉語說文公為政云棄責薄斂施舍分災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賈寬農務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皆是利民之事民懷生者謂有懷義之心不復苟且劉炫云生既厚民皆懷戀居處 注未明於見用之信 正義曰信是人之所用若未伐原示信

民未明於信是人用故傳云未宜其用云見用者言信見爲人所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求多明徵其辭重言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

疏文之教也正義曰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今晉侯以義信禮教民然後用之是文德之

敎也明年傳君子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注云以文德敎民而後用之謂此役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衞晉侯者曹衞兩來告公子買戍衞不卒戍刺之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恐不爲遠近所信故顯書其罪

【疏】注公子至其罪　正義曰經言買傳言叢叢者名買字叢或字相似而一謬也周禮司刺掌三刺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鄭玄云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訊言也內殺大夫此及成十六年刺公子偃皆書刺若若云用彼三刺之法言問臣吏萬民皆言合殺乃始殺之以示不枉濫也此三刺之法位在外朝皐門之外皐門之內故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

於此訊之也魯史獨書其名所以異於外也公羊以爲內
諱殺大夫謂之刺以爲諸侯不得專殺故諱言刺之其意
小異於此公實畏晉殺子叢以說晉言戍衞者叢之所爲
又歸罪於叢言不終戍事故殺之恐不爲遠近所信故顯書
子叢之罪也然魯殺子叢本有兩意謂楚云不卒戍謂晉
云叢欲戍衞今經之所書書謂楚之辭不書謂晉之辭者
以魯先與楚同好恐楚疑之故顯書不卒戍之罪以告楚
楚諸侯心實畏晉未敢宣露故經不書告晉之辭蘇云公
子買不卒戍者告晉楚之辭也謂晉云公子買比來戍衞
令不使終其戍事是以殺之謂楚云比令公子買爲楚戍
衞其買不終戍事是以殺之

楚人救衞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畀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

【疏】注畀與也　正義曰劉炫云公羊傳曰畀者何與也其言以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何休云宋[illegible]

人者明聽訟必師斷與其師衆共之穀梁傳曰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注云畀上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畀公案傳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則田亦稱人非爲斷獄故稱人也若不使晉侯與宋公自可陳其畀名何以名之爲畀而使義不得與也若與宋人豈宋國畀賤之人得獨受曹伯而治之乎二傳之言皆不得合左氏當以人爲衆辭舉國而稱之耳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大崩曰敗績

疏 注宋公至敗績　正義曰於例將卑師衆稱師此齊宋秦皆文稱師則將非尊者傳云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次于城濮及其交戰唯言晉師陳于莘北謂晉之將帥與楚相敵鄉不言齊宋公卿知其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沈

氏云定四年戰于柏舉傳稱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杜云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令宋齊秦屬晉而書之者彼柏舉之戰唐師并屬吳蔡與之同陳故不書此齊宋師等雖屬晉猶異陳故得書之傳稱子玉及陳蔡之師皆在於陳而不書者楚人恥敗告辭略故史不得書之劉炫規過以爲晉人告略令知不然者但於此戰時魯猶屬楚凡禍福相告必同好之國故知楚人來告也楚人來告不言陳蔡者恥其諸國皆在不能敵晉故略言楚人而已若其晉告則應矜其勝事以少敗多何肯略其陳蔡而不告也劉以爲晉人來告而規杜氏非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子玉違其君命以取敗稱名以殺罪之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

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書
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有誤
注踐土王子有誤　正義曰傳稱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而
不書子虎知子虎臨盟不與歃定四年傳稱踐土之盟其
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
莒期其次與會不同者會之班次以國大小為序及其盟
也王臣臨之異姓為後故載書之次與會異也定四年召
陵之會傳稱祝佗言於萇弘曰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
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萇弘說告劉子乃長衛侯於盟如彼
傳文則踐土召陵二盟衛皆先蔡而經書諸國之序二會
皆蔡在衛先者釋例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故踐土載書
齊宋雖大降於鄭衛斥周而言止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
其餘雖盟未必皆然踐土召陵二會蔡在衛上時因次也
至盟乃正其高下者敬恭明神本其始也是言盟會異文
之意也如釋例之言王官之宰臨盟乃以異姓為後則二
十九年翟泉之盟王子虎在焉宣七年黑壤之盟王叔桓

公臨之彼二盟亦當異姓爲後與會異次也八年洮之盟王人在列杜指王官之宰則甲者未必能别同姓異姓若無王官之伯則以大小爲序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爭先是其餘雜盟不先同姓之文也周禮典命云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叔武是衛侯之弟未得從世子之法攝位受盟嘗無正禮其班位高下出於主會之意以其非王命所加使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於鄭伯之下蓋晉文之意使然

陳侯如會 無傳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疏 陳侯如會 正義曰沈氏云八年鄭伯云乞盟此直云如會者彼及其盟故云乞盟此則不及其盟又陳侯不乞故與彼文異

公朝于王所 無傳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 疏 注王在至王所 正義曰穀梁傳曰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是其由非京師故稱王所也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曷爲不言天

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其意言晉文公召王來踐土左傳於此無召王之事直云作王宮于踐土杜云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則以王意自往非晉召之不同公羊說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復其位曰復歸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入由于叔武故以國逆爲文例在成十八年

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衛大夫雖爲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奔例在宣十年

疏 注元咺至十年 正義曰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傳曰書曰崔氏非其罪也文八年宋司城來奔傳言司城蕩節於府人而出故書以官貴之也然書官及氏爲貴則書名不是賢文以元咺訴君於晉所訴雖直令君陷罪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書其名從本文也

陳侯款卒 無傳凡四同盟

疏 注凡四同盟 正義曰款以十三年即位十五年盟于牡丘十九年于齊二十一年于薄二十七年于宋

皆陳佩在是四同盟也　秋杞伯姬來　無傳莊公女歸寧曰來　公子遂如齊　無傳聘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傳無義例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

疏　注陳共至貶也　正義曰陳侯款經不書葬正以稱子知其先君未葬也宋襄稱子九年葵丘會也陳共公稱子此會也陳懷公稱子定四年召陵會也其班次上下傳無義例故疑主會所次非褒貶也桓十六年公會宋公衞侯陳侯蔡侯伐鄭杜云蔡常在衞上今序陳下蓋後至二十九年翟泉之盟秦人在陳蔡之下傳歷序諸侯之卿而有秦小子慭杜云秦小子慭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彼二事班失其次杜以後至釋之知此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

非後至者杜以後至爲訛亦無明文正以國之大小班序先定今乃退在小國之下因向戍有後至之譏故取以爲訛耳未成君者例無定式不知所由故言蓋爲疑辭疑主會之意亦未必不由後至而降之禮雜記云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然則待之如君在本班者爲得禮也畔其班者出自主會之意

天王狩于河陽 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實召王爲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爲辭

壬申公朝于王所 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闕文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成十五年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

疏 晉人至京師 正義曰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彼不言之此言之者公羊傳曰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左氏無此義正是史異辭耳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與衛

侯訟得勝而歸從國逆例者明衛侯無道於民國人與元咺諸侯遂圍許會溫諸侯也許此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曹伯襄復歸于曹晉感侯獳之言而復曹伯故從國逆之例遂會諸侯圍許言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疏注晉感至之例正義曰侯獳愛君以請此曹伯從國逆之例成十六年曹人再請於晉乃釋成公而云曹伯歸自京師從外納之文者彼國人請君自是恒事此侯獳貨筮史致其誠心晉侯感其言而特釋之所以顯侯獳故從國逆例也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郤

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日上德胥臣司空季子晉侯齊侯盟于斂盂斂盂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襄牛衛地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召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謂楚人不卒戍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殺子叢在楚救衛下經在上者救衛赴晚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

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爲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冢兇兇恐懼聲疏輿人至於墓正義曰此謀字或作誦涉下文而誤耳其云誦者皆韵如詩賦此稱舍於墓直是計謀之言不得爲誦今定本作謀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飧璧之施魏犫顛

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疏〔勞之至何有　正義曰二子有從行之勞未得厚賞故言勞苦之大不嘗圖謀其報此小惠於何有義恨公忘己而念彼也〕爇僖負羈氏〔爇燒也〕魏犫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犫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以病故自安寧〕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疏〔注距躍至勵也　正義曰詩稱魚躍易言龍躍則躍是舉身向上之名禮記婦人踊不絕地則踊亦向上之名詩云踊躍用兵則踴躍二事勢相類也〕

說文云躍迅也踊跳也然則躍以疾生名故以距躍爲超越言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曲踊以曲爲言則謂向上跳而折復下故以曲踊爲跳踊耳言直上向下而已以傷病之人而再言三百不可爲六百跳也杜言百猶勸亦不知勸何所謂蓋復訓勸爲勉言每跳皆勉力爲之

立舟之僑以爲戎右舟之僑故虢臣閔二年奔晉以代魏犨爲先歸張本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宋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肯戰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爲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

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內故曰入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戍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故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

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無求過分軍志兵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當用此三志矣【疏】軍志至謂矣正義曰允當則歸謂信當分理則須歸還無求過分決戰取勝也知難而退謂知前敵之難則須退避也有德不可敵謂必知敵彊不須與競也此三志者與晉相遇之謂矣劉炫云此志三云者情有淺深允當則歸謂彼雖可勝得當則還言前人弱於己也知難而退謂勝不可必早自收斂言前人與己敵也有德不可敵謂必知彼彊不須與競言前人彊於己也三者從弱至彊故言晉之謂矣指言晉彊於己也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子越椒也鬬伯比之孫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

慝之口間執猶塞也讒慝若蔿賈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

疏注楚子至益之 正義曰宣十二年傳欒武子說楚事云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是楚有左右廣也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蓋兵車之名名之為廣因即以車表兵謂屬西廣之兵也文元年商臣以宮甲圍成王是東宮兵也周禮司馬凡制軍百人為卒知六卒六百人也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

圍（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為己功）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

而後圖之須勝負決乃定計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背惠食言以亢其讎亢猶當也讎謂楚也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直氣盈飽我退而楚還我

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疏】先軫曰子與之　正義曰以子犯言爲無理故先言子與之欲令子犯與子玉復衛封曹既言此以荅子犯然後復言其不可之理更別爲之立計使私許復曹衛以攜之　背惠食言　正義曰釋詁云食僞也孫炎云食言之僞尚書湯誓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孔安國云食盡其言僞不實也哀二十五年傳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食言者言而不行如食之消散後終不行則前言爲僞通爲僞言爲食言故爾雅訓食爲僞也　注直氣盈飽　正義曰素訓爲空忿怒之氣空腹不食直氣盈飽也　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

也小子慭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疑衆謂己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内山）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

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嗟也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荅夢

疏注鄙丘陵險阻名正義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楚師背酅而舍知其背丘陵也並所舍之處有丘陵名酅其處有險阻也注盬嗟也正義曰盬之爲嗟未見正訓蓋相傳爲然服虔云如俗語相罵云嗟女腦矣

子玉使鬬勃請戰鬬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寓寄也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

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止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闘勃令戒勑子玉子西之屬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脩備

疏注五萬至脩備　正義曰說文云韅著掖皮也靷引軸也鞅頸皮也此注與說文不同蓋以時驗而爲解也驂馬挽車有皮在背者有約胷者有在腹爲帶者有繫絆其足者從馬上而下次之在後正謂在足是也傳唯舉四事文無所結舉其小事皆具言其駕乘脩備明諸事皆備也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

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輿曳柴亦是也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王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鬬宜申子上鬬勃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卻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曳柴起塵詐爲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

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是大崩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鄉役之三月鄉猶屬也城濮役之前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子人氏九名

疏 鄭伯至而懼 正義曰致其師者致其鄭國之師許以佐楚也戰時雖無鄭師要本心佐楚故既敗而懼 注子人氏九名 正義曰桓十四年鄭伯使

其弟語來盟傳稱子人來盟杜云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爲子人氏七年傳子華云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今子人九必是語之後也杜譜以九爲雜人謬矣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疏晉欒至衡雍正義曰此二盟及上文晉侯齊侯盟于斂盂皆不書者皆不告也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以策書命晉侯爲伯也周禮九命作

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 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 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二輅各有服

疏 注以策至寵晉　正義曰周語稱晉文公初立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叔興賜文公命注國語者皆以爲大宰文公即王子虎也今尹氏又在王子虎之上故以爲皆卿士唯叔興是大夫或云皆大夫皆字衍耳九命者大宗伯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注大輅至有服　正義曰周禮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金路以封同姓知大輅是金輅也革路以即戎言戎輅戎車即周禮之革路二輅各有服者周禮司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凡兵事韋弁服金輅祭祀所乘其大輅之服當謂鷩冕之服戎輅之服當謂韋弁服也 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 彤赤弓玈

黑弓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矢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秬鬯一卣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

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

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逖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

疏注形赤至征伐　正義曰形赤玈黑舊説皆然説文形從丹玈從玄是赤黑之別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玄云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考工記弓人云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然則唐大是弓强弱之名形玈是弓所漆之色王弧則合九而成規唐大合七而成規夾庾合五而成規司弓矢又有八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

諸散射鄭注約考工記云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
殺矢之屬三分一在前二在後鍭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
在後恒矢之屬軒輖中其枉殺鍭恒弓所用絜鍭茀庳皆
所用彼司弓矢既云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此天子賜
諸侯弓矢使用之以戰則彤矢旅矢當彼枉矢之但弓矢
相配彊弓用重矢弱弓用輕矢旣唐弓大弓彊弱中其恒
矢軒輖亦中又司弓矢云恒矢庳矢用諸散射鄭玄云散
射謂禮射及習射也此賜弓矢則禮樂之事彤矢旅矢或
當恒矢也旅弓矢千具於彤而略於旅準之則矢千弓十
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王制文　注秬黑至器名
正義曰秬黑黍釋草文李巡云黑黍一名秬黍周禮鬯人
掌共秬鬯而飾之鄭玄云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
也鬱人掌祼器凡祭祀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禮
祭祀必先祼祼是用之以降神也釋器云彝卣罍器也李巡
曰卣鬯之罇也孫炎曰罇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也詩江
漢篇述宣王賜召穆公云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鄭箋云賜

之使祭其宗廟告其先祖也當賜之時實之於卣其祭則陳之於彝也　虎賁三百　正義曰國語云天子有虎賁習武訓諸侯有旅賁禦災害大夫有貳車備承事士有陪乘告奔走周禮司馬之屬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注逖遠至遠之　正義曰逖遠釋詁文糾者繩治之名有惡於王者當繩治之而使遠於王也　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　稽首首至地丕大也休美也　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　自襄牛出　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奉使攝君事　癸亥王子虎盟諸

侯于王庭踐土宮之庭書踐土別於京師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獎助也渝變也殛誅也俾使也隊隕也克能也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合義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疏注獎助至能也正義曰勸獎者佐助之意故爲助也餘皆釋言文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疏注弁以至如星正義曰禮稱皮弁明其用皮也知以鹿子皮者相傳爲然至今仍用之詩毛傳云瓊玉之美者則瓊亦玉也選美者飾

弁以惡者飾纓耳周禮弁師掌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鄭玄云會縫中也璂讀如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為飾謂之綦又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鄭玄云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是諸侯之臣其皮弁得以玉為飾也弁師又云王五采諸侯三采鄭玄云王璂飾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卿大夫皆二采璂飾各如其命數鄭又云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其纓之飾則無以言之蓋以玉飾纓之末耳詩云會弁如星衛風淇奧篇也鄭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

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　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

弗致也

疏　注孟諸至曰麋　正義曰釋地云十藪宋有孟諸郭璞云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澤藪曰望諸禹貢豫州導菏澤被孟豬明皆是一物而字改易

耳釋水云水草交爲湄李巡曰水中有草木交會曰湄古字皆得通用故此作麋耳

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子玉剛愎故因榮黃榮黃榮季也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濟師之理

疏注因神至之理　正義曰劉炫云神道冥昧與人不交楚師之敗未必由此但於時戰在河旁河神許助若子玉從神所求不惜瓊玉則國人以爲神得所欲必將助己自當三軍用命戰士爭先亦既不遂神心人謂神必不助則衆意皆沮莫不畏敵且兵凶戰危必有傷殺三軍之命在茲一舉猶尚愛惜此物是無恤民之心在軍之士誰肯盡勸故云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是濟師之理也禪竈請用瓘斝玉瓚火非神所求若從而與之則

驚動民意且災不可免徒長妖妄故子產不與異於此也弗聽出告二子曰非

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盡心盡力無所愛惜

爲勤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

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子西孫伯曰得

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孫伯與大心子

玉子也二子以此荅王使言欲令子玉往就君戮及連穀而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

也文十年傳曰城濮之役王使止子玉曰無死不及子西亦自殺縊而縣絕故得不死王時別遣追赦使連穀楚地

殺得臣經在踐土盟上傳在下者說晉事畢而次及楚屬文之宜晉侯聞之而後

喜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蔿呂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無大志）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角元咺子）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諡）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也）今天誘其衷（衷中也）使皆降心以相從也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相及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武之賢寗俞之忠衛侯所以書復歸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寗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衛大夫寗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公子歂犬華仲前驅

衛侯遂驅奄冉子未備二了衛大夫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公以叔武尸枕其股歂犬走出手射叔武故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

疏

注夷謚　正義曰謚法安民好靖曰夷

注牛馬至失之　正義曰劉炫規過以爲放牛馬於澤遺失大旆左旃不失牛馬今刪定知不然者若不失牛馬唯亡左旃罪未至重何須殺之以徇牛馬是軍之要用於事尤重故費誓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則有常刑今既亡左旃又失牛馬爲罪至重故殺之以徇若

牛馬不失又大旆在軍何得因放牛馬而亡左旆故知風于澤者爲別失馬牛又於軍中亡失大旆之左旆故杜云牽此二事而不脩理劉以爲不失牛馬而規杜過非也

注大旆至曰旆　正義曰釋天云繼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則旆是旐之尾也今別名大旆則此旆有異於常故以大旆爲旗名上云稅毛設二旆而退之亦此類也通帛爲旜周禮司常文也鄭玄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釋天云因章曰旃孫炎曰因其繒色以爲旗章不畫之是也謂之左旆蓋是左軍所建者此亦於事難明不可強說

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脩爲奸罪令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士會隨武子士蔿之孫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

仁樂也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楚俘於廟徵會討貳徵召諸侯將冬會于溫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詩大雅言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許

【疏】注愷樂也○正義曰大司馬云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注云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兵樂曰愷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

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

士榮爲大士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爲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

【疏】注大士至之義　正義曰周禮獄官多以士爲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小司寇職文也鄭玄云爲治獄吏褻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必使其屬若子弟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凡斷獄訟皆令競者坐而受其辭故云不躬坐也大司寇云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鄭玄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對文則小別散則可以通獄訟皆爭罪之事也元咺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代衛侯爲坐獄之主寗子爲輔輔莊子也以寗子位高故先言之士榮亦輔莊子擧其官名以其主獄事故亦使輔之與晉之獄官對理質正元咺也所引傳曰在襄十年

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深室別爲囚室甯子職納橐饘焉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己職橐衣之橐饘糜也言其忠主所慮者深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

疏注甯俞至者深　正義曰甯俞規以衣食爲己職者慮君飢渴且防酖毒也詩毛傳曰小曰橐大曰囊橐所以盛衣亦可以盛食宣二年傳曰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是也釋言曰餬饘也鬻糜也郭璞曰饘糜也孫炎曰鬻淖糜也然則糜之與鬻稠淖之異名耳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

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諷而不正之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使若天王自狩以失地故書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地[疏]注晉侯至之事　正義曰晉侯本意止欲大合諸侯之師共尊事天子以爲臣之名義實無覬覦之心但於時周室既衰天子微弱忽然帥九國之師將數十萬衆入京師以臨天子以有篡奪之謀恐爲天子拒逆或復天子怖懼棄位出奔則晉侯心實盡誠無辭可解故自嫌强大不敢朝王故召諸侯來會于溫溫去京師路近因加諷諭令王就會受朝天子不可以受朝爲辭故令假稱出狩若言王自出狩諸侯因會遇王遂共朝王得盡君臣之禮皆孔子所謂譎而不正之事穀梁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是使王狩之意也公羊以爲踐土與此皆是晉侯召王何休云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

自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追使正君臣明上法桀温去京師路懸百里晉侯已能致之於温何故不能致之於洛何休妄造其辭事非晉侯之意故杜氏正之自嫌彊大不敢朝周耳

注使若至狩地　正義曰此傳稱仲尼之語即云書曰明是仲尼新意非舊文也杜以書曰爲仲尼新意亦以此而知之聖人作法所以貽訓後世以臣召君不可以爲教訓故改正舊史舊史當依實而書言晉侯召王且使王狩仲尼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天王自來狩獵于河陽之地使若獵失其地故書之以譏王然釋例曰天子諸侯田獵皆於其封內不越國而取諸人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所故言非其地且明德也義在隱其召君之闕是說改史之意也討天王之狩失地不書因此實非王地借之以改舊史若譏王狩然實不譏王也穀梁傳曰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温河陽也會于温言小諸侯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然河陽與温止是一地天子來就諸侯假辭以稱狩耳左氏無

此義但會指所在之地故言溫狩是田獵之所故廣言其地蘇氏云明晉侯之德沒其召君書天子之狩顯其失地便是襃諸侯貶天子所以然者此亦假其失地之文欲明王狩所在非實貶也若隱其召君則全沒不書於義爲可必書天王非地之狩者若全沒其文無以明晉侯尊崇天子之德故書天子出狩諸侯往朝

且明德也

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冶之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

疏

注隱其至明之　正義曰晉侯所以召王志在尊崇天子故改舊史隱其召君之闕以明晉侯之功德功德謂尊事天子是也丘明爲傳所以寫仲尼之意凡所改易皆是仲尼而於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冶之罪此三事特稱仲尼曰者史策所書皆書實事晉侯召王使狩而作自狩之文是言不實也凡例弑君稱君君無道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弑似君無過也大夫無罪見殺不書其名泄冶忠諫而被殺書名乃罪合死也此三事皆違凡與

許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恐人不信須聖言以爲證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壬申公朝于王
所執衛侯經在朝王下傳在上者告執晚 疏 壬申公朝于王所 正義曰傳之上下例不虛舉經
文此虛舉經者終上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之事丁丑諸侯圍許十月十五日有日無
月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豎掌通內
外者史晉史使曰以曹爲解以滅曹爲解故齊桓公爲會
而封異姓封邢衛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
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君文王之子先君唐叔武之
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

命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復故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　公至自圍許無傳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

盟于翟泉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魯侯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公侯王子虎違禮下盟故不言公會又皆稱人

疏注翟泉至稱人　正義曰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唯言諸侯之卿會晉君罪耳不言罪魯侯與子虎知其亦有罪者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討衛為趙武敵公貶之稱人而文不沒公此沒公不書盟公別有罪五年公及齊侯宋公云云會王世子于首止王世子不盟也九年公會宰周公云云于葵丘宰周公不盟也往年踐土之會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宣七年黑壤之會王叔桓公臨之王之公卿皆不與諸侯共盟則知諸侯不合盟王臣王臣不合與於盟今王子虎亦貶稱人知魯侯諱盟天子大夫故沒公不書也王子虎違禮下盟故貶稱人

秋大雨雹冬介葛

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

上魯縣東南有昌平城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疏】饋之芻米 正義曰周禮掌客天子待諸侯之禮上公饔餼九牢饔五牢餼四牢車禾視死牢牢十車則禾五十車車米視生牢牢十車車則米四十車侯伯饔餼七牢禾四十車米三十車子男饔餼五牢禾三十車米二十車芻薪皆倍禾也聘禮卿饔餼五牢禾米與子男同其附庸執帛與公之孤同則饔餼亦五牢禾三十一十車薪芻倍禾則此饋芻米芻六十車米二十車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

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

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子憖在蔡下者若宋向戍之後會

【疏】且謀伐鄭　正義曰晉侯受命鄭伯傳王踐土與溫二會咸在鄭無叛晉之狀而此會謀伐鄭者文公昔嘗過鄭鄭不禮焉城濮戰前鄭復如楚雖以楚敗之後畏威來會晉侯以大義受之內實懷恨此會鄭人不至必有背晉之心故謀伐之也晉語城濮戰下稱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及其陴鄭人以名寶行成公不許得叔詹將烹而舍之左傳無伐鄭之事蓋溫會以後已嘗伐鄭鄭至今未服故此會謀伐明年遂與秦圍之將曰且貳於楚也是鄭自知負晉故有貳心也　注經書至後會　正義曰經若貶卿稱人傳則言其名氏若傳無名氏則本是微人此經書蔡人而傳顯名氏此是實蔡之微者秦是大國小子憖名見於傳而在蔡微者之後若宋向戍之後會也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傳曰趙

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宋是大國常在鄭先向戌既以會公貶又以後至退其班使在鄭下此小子慭既以會公貶又退之在蔡下若彼宋不向戌之後會也然向戌後會傳爲發之經書良霄以駮向戌之後令小子慭既是後會傳不爲發又不書蔡人之名以駮之者但秦辟陋西戎未同中國蔡人又蔡之微者不合書名故傳不發之經不貶責也公孫固序在齊上者蓋爲大司馬尊於歸父歸父雖執齊政不廢身非上卿如管仲之類猶文十七年陳公孫寧襄二十七年陳孔奐皆序在衛下杜云非上卿即此類也

卿不書罪之也

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至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

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

注大國至以貶之

正義曰昭二十三年傳叔孫婼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是其可以會伯子男也謂卿見貶兼有此闕者謂諸卿既上盟天子大夫又上敵公侯故云兼案杜上注經云諸侯大夫違禮盟公侯又注傳云諸侯大夫上敵公侯則是惟責諸侯大夫上敵公侯不責上盟天子之使而言兼有此闕者以魯君上盟天子之使已諱而不書則諸侯之臣罪在可悉故傳云卿不書罪之略言其事故杜經傳二注唯言敵公侯不云盟王使以其可知故也劉炫以為直責其敵公侯不責其盟王使以規杜氏必如劉義則是君盟王使乃為有罪臣盟王使嫌無貶責便是君臣易位尊卑失序聖人垂訓豈若是乎

秋大雨雹為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燕燕禮也好好貨也一歲再來故加之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

皆用之矣其音去問之而信傳言人聽武通鳥獸之情疏注傳言至之情　正義曰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鄭玄云夷隸征東夷所獲貉隸征東北夷所獲然則介葛盧是東夷之國其土俗有知者故介葛盧曉之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所與罪之也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疏注咺見至稱君　正義曰咺既稱名故知以訟君立瑕為咺之罪狀春秋之世諸侯雖篡弑而立已列於會雖復見弑即成為君齊商人蔡侯班之屬是也瑕立雖已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既不成君即與元咺同為國討之辭元咺先死故稱及也瑕若成君當據周歂冶廑為文書曰衛弑其

君瑕衛侯鄭歸于衛魯爲之請故從諸侯納之例例在成十八年晉人

秦人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介人侵蕭無傳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公子遂

如京師遂如晉如京師報宰周公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

狄閒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齊晉與國晉侯

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

疏注衍醫至酖毒　正義曰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殺其親則正之鄭玄云正之者執而治其

罪王霸記曰正殺之也春秋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坐殺其弟叔武如鄭彼言則衛侯合死而云罪不及死者衛侯之心疑叔武耳前驅歂犬卜君意而殺之非衛侯命殺也公知其無罪枕股而哭又命殺歂犬是則殺非公意也故不至死若然則是衛侯無罪而往年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者用讒疑賢弟有盟先期入是衛侯之罪也罪不合死而晉侯心怨欲得殺之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若不治疾不得使醫故知因治疾也魯語云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酖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今晉侯酖衛侯而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是罪不合死之事也

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甯俞視衛侯衣食故得知之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㲄王許之雙玉曰㲄公本與衛同好故為之請秋乃

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恐元咺距己故賂周冶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瑕母弟不書殺賤也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見周歂死而懼

疏注服卿至受命　正義曰言祀先君而服將命知其將入廟也必入廟者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命臣必在廟而王制云爵人於朝者朝上詢於衆人仕定然後入廟受命今世受官猶然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

晉軍函陵秦軍氾南此東氾也在滎陽中牟縣南【疏】注此東氾正義曰劉炫云二十四年王出適鄭處于氾注云鄭南氾也釋例土地名僖二十四年氾下云此南氾也周王出居于氾楚伐鄭師于氾襄城縣南氾城是也此年氾下云此東氾也秦軍氾南晉伐鄭師于氾滎陽中牟縣南氾澤是也杜考校既精當不徒爾尋討傳文未見杜意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

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執事亦謂秦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君亦無所害

疏注行李使人　正義曰襄八年傳云一介行李杜云行李行人也昭十三年傳云行理之命杜云行理使人李理字異為注則同都不解理字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注國語其本亦作李字注云行李行人之官

也然則兩字通用本多作理訓之爲吏故爲行人使人也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封疆也肆由也不闕秦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

疏不闕秦焉取之　正義曰沈云不闕秦家更何處取之言有心取秦先謀取鄭言滅秦以將利晉益大疆土

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爲鄭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

人之力不及此請擊秦也夫人謂秦穆公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爲亂也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蘭鄭穆公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晉東界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二子鄭大夫言穆公所以立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昌歜昌蒲菹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

疏注昌歜至象虎　正義日昌歜饗之所設必是

籩豆之實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其實有昌本麋臡鄭玄云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菹彼昌本可以爲菹知此昌歜即是昌蒲菹也齊有邪歜魯有公甫歜其音爲觸說文云歜盛氣怒也從欠蜀聲此昌歜之音相傳爲在感反不知其字與彼爲同爲異編檢書傳昌蒲之草無此別名未知其所由也此云白黑下云嘉穀穀之白黑唯稻黍爲然下云鹽虎形知其形象虎也

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形以象武也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疏 辭曰至堪之　正義曰周禮掌客王巡守百官從者所過之國共其積膳三公眂上公之禮卿眂侯伯之禮大夫眂子男之禮宰周公是天子三公其主國待之當尊於國君但周公自謙不敢當比國君耳

既云備物之饗以象其德及說備物之下即云以獻其功功德互見之耳獻其功者獻謂呈見旌表之也備設以象德薦獻以見功故象獻分配爲文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自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疏】注公既至曰初　正義曰經書實行之事傳說將命之初故云命之將聘于周未行又命之遂聘于晉令其從周即去更不廻也賈服不曉傳意解爲先聘晉後聘周故杜詳說之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繫曹不用師徒故曰取

【疏】注晉分至曰取　正義曰濟西之田實是曹地晉文分以賜魯故不繫於曹不繫晉者晉本意賜諸侯不爲己有故亦不繫晉也昭四年傳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取田取邑義亦同也

公子遂

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

疏注龜曰至縱也○正義曰龜曰卜曲禮文也洪範稽疑云龜從筮從謂從人之心也人心欲吉不從是不吉也卜郊不吉不復爲郊牲無所用故免牲免猶縱放不殺之也穀梁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左傳無說其事或然也桓五年傳例曰凡祀啓蟄而郊啓蟄周之三月也今於夏四月卜郊者傳舉節氣有前有却但使春分未過仍得爲郊故四月得卜郊也故釋例曰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爲四時閒之以閏月故節不必得恒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恒在其月之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爲文而不以月爲正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當卜郊不得過春分耳是言四月得郊也周禮大宰職云祀五帝前

期十月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必卜日之前豫卜之也言四卜郊者蓋三月每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一卜乃成爲四卜也此言四卜郊不從襄七年三卜郊不從公羊傳曰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今左傳以爲禮不卜常祀則一卜亦非不云四非而三是異於公羊說

猶三望

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疏 注三望至之辭 正義曰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鄭玄以爲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竟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即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今杜亦從之以襄九年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昭元年傳云辰爲商星參爲晉星楚語云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及其土地之山川注國語者皆云

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日月星也非二王後祀分野星辰山川也以此知三望分野之星國内山川其義是也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於時夏之二月日在降婁傳稱去衛地如魯地於十二次豕韋衛地降婁魯地魯祭分野之星其祭奎婁之神也此三望者因郊祀天而望祭之於法不獨祭也魯既廢郊天而獨脩小祀故曰猶公羊穀梁皆云猶者可止之辭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無傳自爲其子成昏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辟狄難也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疏 注辟狄至帝丘 正義曰傳稱狄圍衛衛遷于帝丘蓋有阻險可以辟狄難也釋例曰帝丘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昆吾氏因之故曰昆吾之虛東郡濮陽縣是也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 二十八年晉文

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同也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

疏重館至曹地　正義曰魯語說此事云獲地於諸侯爲多臧文仲反既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今一言而辟竟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爲魯常祀

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必其時）而卜

其牲日（卜牲與日知吉凶）牛卜日曰牲（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牲

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怠於古典慢瀆龜策）望郊之細也

不郊亦無望可也

疏 注諸侯至常祀 正義曰明堂位稱成王以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魯以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天子命之則爲常祀故郊爲魯之常祀也記言正月謂周正建子之月與傳啓蟄而郊其月不同禮記是後儒所作不可以難左傳 注既得至曰牲 正義曰上云卜其牲日則牲之與日俱卜之也必當先卜牲而後

卜日卜得吉日則改牛爲牲然則牛雖卜吉未得稱牲牲是成用之名不可改名爲牲更卜吉凶明知卜牛在卜日之前也此言免牲是已得吉日牲既成矣成七年乃免牛是未得吉日牲未成也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爲上下新軍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趙衰爲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爲新軍帥

疏趙衰爲卿　正義曰晉語云文公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後又使爲卿讓於狐偃狐毛卒又使爲卿讓於先且居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下軍先都佐之加彼文止謂趙衰作五軍故特言趙衰爲卿以見之於時舊三軍之將佐先軫將中軍郤溱佐之先且居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胥臣佐之國語有其文也

冬狄圍衛衛遷

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享祭也疏卜曰三百年　正義曰案史記衛世家及年表衛從此年以後歷十九君積四百二十年衛元君乃徙于野王元君卒子角代立秦滅衛廢角爲庶人　注相夏至祭也　正義曰夏本紀禹生啓啓生大康及仲康仲康生相相是爲啓之孫也周禮祭人鬼曰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歆猶饗也杞鄫何事言杞鄫夏後自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言帝丘久不祀相非衛所絕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請改祀命改祀相之

命【疏】注改祀相之命　正義曰昭七年傳稱晉居夏虛祀鯀而晉侯疾瘳此衛居帝丘而不合祀相者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載在祀典傳稱實爲夏郊三代祀之周室既衰晉爲盟主當代天子祭絕祀之神故祭鯀爲得禮相無功德於民惟當子孫自祭故稱杞鄫何事非衛之罪與鯀異也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瑕文公子傳爲納瑕張本洩駕亦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無傳文公也三同盟【疏】注文公也三同盟　正義曰經無其葬故言其諡也捷以莊二十二年即位至此與會十餘同盟言三同盟者但杜數同盟不例若同盟少者數先君之盟或數大夫之盟或

歟經不書盟而傳載盟者若同盟多者唯數今君或就今君之中數其大會盟之顯著者此言三同盟者皆據王臣臨盟則八年盟于洮九年于葵丘二十八年于踐土是也劉炫不尋杜意而規其繆非也衛人侵狄報前年狄圍衛秋衛人及狄盟不地者就狄廬帳盟疏注不地至帳盟正義曰會狄于攢函言地今不言地故去就廬帳盟廬帳即是狄人所居之處上云衛人侵狄狄及狄盟猶若公如晉及晉侯盟是指其所居之處故不言地也劉炫去春秋時戎狄錯居中國此狄無國都處所直去及狄盟盟於狄之處也以狄俗逐水草無城郭宮室故去就廬帳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同盟踐土翟泉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

父報之晉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通和同夏

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

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殯窆棺也曲沃有舊宮焉

疏注殯窆至宮焉　正義曰周禮鄉師職云大喪及葬與匠師御柩及窆執斧以涖匠師鄉十二年傳曰日中而塴禮記皆作封封塴窆聲相近而字改易耳皆謂葬時下棺之名也殯則攢置於西序亦是下棺於地故殯爲窆棺也晉武公自曲沃而兼晉國曲沃有舊時宮廟故公卒而往殯焉禮諸侯五日而殯案經文以己卯卒庚辰是卒之明日即將殯者以曲沃路遠故早行耳禮在牀曰尸在棺曰柩下云柩有聲明是斂於棺而後行也

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响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

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將害良善）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其言）召孟

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西乞術白乙白乙丙

疏注孟明至乙丙　正義曰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爲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古人之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而連言之其術丙必是名西乞白乙或字或氏不可明也譜云或以爲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案傳稱蹇叔之子與師言其在師中而已若是西乞白乙則爲將帥不得云與也或說必妄記異聞耳

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在弘農澠池縣西殽有二陵

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皋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必死是間以其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爲明年晉敗秦于殽傳

疏

中壽　正義曰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下壽八十　注大阜曰陵　正義曰釋地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爲陸大陸謂土地高大名曰阜阜最高大爲陵　注皋夏桀之祖父　正義曰夏本紀文桀父名發桀名履癸　注此道至高道　正義曰此道見在殽是山名俗呼爲土殽石殽其阸道在兩殽之間山高而曲兩山參差相映其下雨所不及故可以辟風雨也公羊傳曰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

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故此注言兩出相嶽故可以辟風雨者杜氏此言武取公羊之意嶽字蓋從山但嶽巖是山之貌而云相嶽文亦不順未能審杜意也何休云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辟風雨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同陳故言及

疏注晉侯至言及正義曰杜以諸侯之賤不至稱人故知諱在喪用兵以賤者告也襄十四年傳戎子駒支自陳此事云謂我諸戎四嶽之裔胄且此云姜戎知是姜姓之戎也角之掎之皆彼傳文耳彼云晉禦其上戎亢其下是不同陳故言

及也諸戰之陳共用師不言及者皆同陳也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郤缺稱人者未爲卿

疏注大原至爲卿　正義曰劉炫云案傳晉侯親兵先軫死敵則將帥非郤缺也而稱人者晉諱而以微人告令知不然者以戰于箕文公未葬故諱其背殯用兵此則文公既葬之後於禮得從戎事又敗狄有功以何恥諱而以微者告故杜云郤缺稱人未爲卿劉以晉侯稱人同於殽諱而規杜氏非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内寢也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無傳書時失也周十一月

令九月霜當微而重重 疏 注書時至爲災 正義曰此
而不能殺草所以爲災 在十二月下杜以長歷校之
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謂經十二月爲誤遂以此經四事
皆爲十一月夏之九月霜不應重重又不能殺草所以爲
災也此云隕霜不殺草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穀梁傳
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意言菽重草
輕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
而下 王城之北門冑兠鍪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 疏 注王城至不下 正義曰
成二年傳稱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張侯曰矢貫予
手及肘左輪朱殷傷手而血流左輪是御者在左大將居
中也宣十二年傳稱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樂伯云左
射以菆是射在左而御在中也鄭玄詩箋云兵車之法左

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車故左右下御不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疏注謂過至示勇　正義曰服虔云無禮謂過天子門不櫜甲束兵而但免胄呂氏春秋說此事云師行過周王孫滿曰過天子之城宜櫜甲束兵左右皆下然則過天子門當卷甲束兵必古有此禮或出司馬兵法其書既亡不見其本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疏注商行至先之　正

義曰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鄭玄云行曰商處曰賈易云商旅不行是商行賈坐而言行賈者相形以曉人也乘車必駕四馬因以乘爲四名禮言乘矢謂四矢此言乘韋謂四韋也遺人之物必以輕先重後故先韋乃入牛也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四馬不如坐進此道是古者將獻饋必有以先之

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腆厚也淹久也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遽傳車

疏注腆厚至菜薪　正義曰腆厚淹久經傳常訓也周禮大行人云王待諸侯之禮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積皆謂米禾芻薪知此亦然案掌客上公五積皆視飧牽鄭注云飧牽謂牽牲以往不殺也亦有米禾芻薪

鄭又注云上公飧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十車芻薪皆倍其禾積既視飧則米禾芻薪與飧同　注遽傳車正義曰釋言云馹遽傳也孫炎曰傳車驛馬也鄭穆公使視客館視秦三大夫之舍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嚴兵待秦師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為吾子之將行也示知其情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原圃具囿皆囿名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使秦戍自取麋鹿以為行資令敝邑得閒暇若何猶如何滎陽中牟縣西有圃田澤杞子奔

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疏 注資糧至芊豕 正義曰聘禮歸殯饔餼五牢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以飪是熟肉腥是生肉知餼是未殺故去生曰餼牛羊豕可牽行故云牽謂牛羊豕也 注原圃具囿皆囿名 正義曰下注云中牟縣西有圃田澤則原圃地名以其地爲囿知與具囿皆囿名也囿者所以養禽獸故令自取其麋鹿焉天子曰苑諸侯曰囿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迎來曰郊勞送去曰贈賄敏審當於事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

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爲公如齊傳疏注逆來至於事　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及聘享皆畢乃去賓遂行舍於郊公使卿贈如覿幣是來有郊勞去有贈賄也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與也秦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言秦以無禮加己施不足顧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

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

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

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

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

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爲俗記禮所由變

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三帥孟明等曰

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

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

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 暫猶卒也 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 墮毀也 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 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 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 纍囚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 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

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
（待之於郊）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
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
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眚過也）狄侵齊因晉
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
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秋
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
獲白狄子（白狄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先軫曰匹夫逞

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元首面如生言其有異於人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臼季胥臣也冀晉邑耨鋤也野饋曰饁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常謹敬也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禹鯀

子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康誥周書祗敬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弃其善言可取其善節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絶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

邑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未有軍列疏郤缺獲白狄子正義曰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彼書於經而此不書者蓋略賤之不以告也　注曰季至曰鎡　正義曰世本云垂作耨釋器云斫斸謂之定李巡曰鋤也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耘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也釋名云耨鋤嫗耨禾也釋詁云鎡錤也孫炎曰鎡錤之鑕也　康誥至及也　正義曰此雖言康誥曰直引康誥之意耳非康誥之全文也彼云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其意言不慈不祗不友不恭各用文王之法刑之不是罪子又罪父刑弟復刑兄是其不相及也　注詩國至善節　正義曰彼毛傳曰葑須也菲芴也釋草云須葑蓯孫炎曰須一名葑蓯鄭玄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釋草又云菲芴也孫炎

曰葍類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葍蔓菁幽州人或謂之芥也非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煑爲茹滑美又可以爲羮是也此二菜其根有惡時故云上善下惡食之者取善節也　注且居至進之　正義曰且居父在之時已將上軍以父死敵故進之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三十一年瑕奔楚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池水中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殺瑕以獻鄭伯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

之下鄭文公夫人也鄶城故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傳言穆公所以遂有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泜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辟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紓我紓緩也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師久爲老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

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己故譖之葬僖公緩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自此以下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文相次也皆當次在經葬僖公下今在此簡編倒錯作主非禮也文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譏之

疏注文公至倒錯　正義曰經書十二月下云乙巳公薨杜以長歷推之十一月十二日有乙巳乙巳非十二月文元年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故至四月并閏爲七月禮當五月而葬今乃七月始葬故傳曰緩也左氏爲傳凡有譏者皆先言所譏乃復述其事自此以下不論葬緩既言葬之緩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皆事與

葬速故文相次耳僖公葬在明年而此年有傳知其當在明年經葬僖公下今在此者簡編倒錯故爾杜以此年空說葬事而其上無經文元年空舉經而其下無傳故謂此年之傳當在彼經之下於理誠爲順序於文失於重疊此云葬僖公彼又云葬僖公重生文者亦旣錯謬必乖其本或由編絕之處三字分簡彼有葬無公此有公無葬後人並添足之致使彼此共乘一文耳若其不然不知所以謬也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

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

烝嘗禘於廟

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

疏 凡君至於廟 正義曰釋例云此諸侯之禮故稱君君既葬反

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既已遠矣神形又不可得而見矣孝子之思彌篤彷徨求索不知所至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宗廟則復用四時烝嘗之禮也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此皆自諸侯上達天子之制也其意與此注同文少詳耳劉炫云既言作主非禮因言作主祭祀吉凶之節凡諸侯之薨葬日而虞從是以後間日一虞七虞之後明日而爲卒哭之祭卒哭之明日而作祔祭以新死之神祔於祖父於此祔祭而作木主以依神其主在寢特用喪禮祭祀於在寢之主其四時常祭礿祠烝嘗及三年喪畢爲大祀禘祭並行之於廟正禮當如是耳今以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僖公木主是作主大緩故爲非禮也　注既葬至大夫　正義曰檀弓曰既封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雜記曰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再

虞皆如初三虞卒哭用剛日如士虞之禮諸侯七虞其六虞用柔日最後虞改用剛日間一日乃卒哭卒哭亦用剛日則諸侯卒哭在葬後十四日也然始免喪與葬不得相遠共在一月之內故杜每云既葬卒哭衰麻除是其不甚相遠然喪事先遠日則葬在月半之後葬後行虞虞後卒哭所以得同月者但卜葬雖先遠日但葬是喪之大事又有虞祔之祭當應及早爲之使得容其虞祔禮云喪事先遠日謂練祥禫除之屬晉平公之喪大夫欲見新君王與文伯宴樽以魯壺皆是既葬之後未卒哭之前雜記曰天子七月而葬九虞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釋例曰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七虞九虞杜所不用或云杜亦同之解云此注言虞則免喪者謂七虞皆畢乃免喪免喪後日爲卒哭也理亦通耳檀弓曰葬日虞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是葬前奠而不祭至虞乃爲喪祭卒哭乃爲吉祭也自初死至於卒哭晝夜哭無時謂之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自此以後

唯朝夕哭耳天子諸侯則於此除喪全不復哭也檀弓於
卒哭之下云明日祔於祖父士虞記亦云卒哭明日以其
班祔是以新死之神祔之於祖也於此之時葬已多日尸
柩既已遠矣孝子思慕彌篤彷徨不知所至故造木主立
几筵以依神也作主致之於寢特用喪祭之禮祭之於寢
不同祭之於宗廟也大夫以下不得稱君此言凡君者謂
諸侯以上耳不得通於卿大夫也文二年公羊傳曰主者
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鄭玄注禮用公羊之說以爲虞
已有主此傳稱祔而作主者虞而作主禮本無文不可以
公羊而疑左氏也　注今祭至於吉　正義曰周禮禮記
諸文皆有之也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其餘宗廟四時常祀
自如舊不廢也三年喪畢新主入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
乃爲大祭於大廟以審昭穆謂之爲禘於是新死者乃得
同於吉也釋例曰舊說以爲諸侯喪三年之後乃烝嘗禘
傳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
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會于溴梁其冬穆叔如晉且言齊故

晉人荅以寡君之未禘祀其後晉人徵朝于鄭鄭公孫僑云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膰焉此皆春秋之明證也是言知諸侯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事也釋例又曰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爲節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卜日而後行事無復常月也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唯見莊公之速他無非時之譏也如例所言除喪即吉禘遂以三年爲常則新君即位二年而禘五年又禘八年又禘僖八年禘于大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定八年從祀先公皆得三年之常期也案元年夫人姜氏薨當以三年喪畢而禘再經三年則九年乃可禘耳而得八年禘者哀姜喪畢不爲作禘八年因禘祭乃致之故計閔公之喪數之耳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計非禘年而爲禘者釋例曰禘于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於襄公亦其義也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唯書此數事祭雖得常亦記仲遂叔弓之非常也如杜此言

昭十五年雖非禘年用禘禮故稱禘也鄭玄解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杜解左傳都不言祫肯以左傳無祫語則祫禘正是一祭故杜以審諦昭穆謂之爲禘明其更無祫也古禮多亡未知孰是且使禮傳各從其家而爲之說耳劉炫云以正經無祫文也唯禮記毛詩有祫字耳釋天云禘大祭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祫大於禘禘焉得稱大乎

春秋正義卷第十二